

3

共二十本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S 757/04210

封神演義  
三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詩曰

美人禍國萬民災。

驅逐忠良若草萊。

擅寵誅妻夫道絕。

聽讒殺子國儲灰。

英雄棄主多亡去。

俊彥懷才盡隱埋。

可笑紂王孤注立。

紛紛兵甲起塵埃。

話言晁田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黃妃曰姜娘娘你的對頭來了姜后屈刑凌陷一日將開罵曰你這賊子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你敢誣執我主謀弒君皇天后土也不祐你姜環曰娘娘所使小人小人怎敢違旨娘娘不必推





辭此情是實。黃妃大怒姜環。你這匹夫。你見姜娘娘這等  
身受慘刑。無辜絕命。皇天后土。天必殺汝。不言黃妃勸問。  
且說東宮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無事奕  
棋。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啟千歲。禍事不小。太子殷  
郊。此時年方十四歲。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年紀幼小。  
尚貪嬉戲。竟不在意。楊容復稟曰。千歲不要奕棋了。今禍  
起宮幃。家亡國破。殿下忙問曰。有何大事。禍及宮闈。楊容  
含淚曰。啟千歲。太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天子怒發西宮。  
扼去一目。炮烙二手。如今與刺客對詞。請千歲速救娘娘。  
殷郊一聲大叫。同弟出東宮。竟進西宮。進得宮來。忙到殿

前。太子一見母親。渾身血染。兩手枯焦。喚不可聞。不覺心  
酸肉顫。近前俯伏姜皇后身上。跪而哭曰。娘娘為何事受  
此慘刑。母親你摠有大惡。正位中宮。何輕易加刑。姜后聞  
子之聲。睜開一目。母見其子。大叫一聲。我兒。你看我扼目  
烙手。刑甚殺戮。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姐已進獻讒言。殘  
我手口。你當為母明冤洗恨。也是我養你一場。言罷大叫  
一聲。苦死我也。嗚咽而絕。太子殷郊見母氣死。又見姜環  
跪在一旁。殿下問黃妃曰。誰是姜環。黃妃指姜環曰。跪的  
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殿下大怒。只見西宮門上掛  
一口寶劍。殿下取劍在手。好逆賊。你欺心行刺。敢做陷國



母把姜環一劍砍爲兩段。血濺滿地。太子大叫曰。我先殺姐。已以報母讎。提劍出宮。掉步如飛。晁田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只說殺他。不知其故。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黃妃見殿下殺了姜環。持劍出宮。大驚曰。這冤家不諳事體。叫殷洪快趕回你哥哥來。說我有話說。殷洪從命出宮。趕叫曰。皇兄。黃娘娘叫。你且回去。有話對你說。殷郊聽言。回來進宮。黃妃曰。殿下你忒暴躁。如今殺了姜環。人死無對。你待我也將銅斗烙他的手。或用嚴刑拷訊。他自招成也。曉得誰人主謀。我好回旨。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姐。已只怕晁田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其禍不小。黃妃言罷。殷郊

與殷洪追悔不及。晁田晁雷跑至宮門。慌忙傳進宮中。言二殿下持劍趕來。紂王聞奏大怒。好逆子。姜后謀逆行刺。尚未正法。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總是逆種。不可留着。晁田晁雷取龍鳳劍。將二逆子首級取來。以正國法。晁田晁雷領劍出宮。已到西宮。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妃曰。天子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急至宮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天子龍鳳劍而來。黃妃問曰。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晁田一見黃貴妃。晁田對曰。臣晁田奉皇上命。欲取二位殿下首級。以正殺父之罪。黃妃大喝一聲。這匹夫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你爲何不往東宮去尋却。



怎麼往我西宮來尋我曉的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遍遊內院玩弄官妃。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若不是天子劍旨立斬你這匹夫驢頭。還不速退。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喪魄消。喏喏而退。不敢仰視。竟往東宮而來。黃妃忙進宮中。急喚殷郊兄弟二人。黃妃泣曰。昏君殺子誅妻。我這西宮救不得你。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裡可避一二日。若有大臣諫救。方保無事。二位殿下雙雙跪下。口稱貴妃娘娘。此恩何日得報。只是母死尸骸暴露。望娘娘開天地之心。念母死冤枉。替他討得片板遮身。此恩天高地厚。莫敢有忘。黃妃曰。你作速去。此事俱在我。我回旨自有區處。二

殿下出宮門。逕往馨慶宮來。只見楊妃身倚宮門。望姜皇后。信息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楊貴妃大驚。問曰。二位殿下娘娘的事。怎樣了。殷郊哭訴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將母親挽去。一目炮烙。二手死于非命。今又聽妲己讒言。欲殺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楊妃聽罷。淚流滿面。嗚咽言曰。殿下你快進宮來。二位殿下進宮。楊妃沉思。晁田晁雷至東宮。不見太子。必往此處追尋。待我把二人打發回去。再作區處。楊妃站立官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行如狼虎。飛奔前來。楊妃命傳宮官。與我拿了來人。此乃深宮內闕。外官焉敢至此。



法當夷族。晁田聽罷，向前口稱娘娘千歲。臣乃晁田、晁雷奉天子旨，找尋二位殿下。上有龍鳳劍在，臣不敢行禮。楊妃大嗚曰：殿下在東宮，你怎往馨慶宮來？若非天子之命，拿問賊臣纔好。還不快退去！晁田不敢回言，只得退走。兄弟計較這件事，怎了？晁雷曰：三宮全無宮內生跡，不知內庭路徑。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二人回去不表。且言楊妃進宮，二位殿下來見楊妃曰：此間不是你弟兄所居之地。眼見且多君昏臣暗，殺子誅妻，大變綱常。人倫盡滅，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合朝文武未散，你去見皇伯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啟、微子衍、武成王黃飛虎，就是你父親要

難爲你兄弟。也有大臣保你二位殿下，聽罷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楊妃送二位殿下出宮。楊妃坐于綉墩之上，自思嘆曰：姜后元配，被奸臣做陷，遭此橫刑。何況偏宮今姐已恃寵，盡惑昏君。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宮中放去，那時歸罪于我，也是如此行徑。我怎經得這般慘刑？况我侍奉昏君多年，併無一男半女。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父子天性，也不過如此。三綱已絕，不久必有禍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好結果。楊妃思想半日，悽惶自傷，掩了深宮，自縊而死。有官報入壽仙宮中，紂王聞楊妃自縊，不知何故，傳旨用棺槨停於白虎殿。且說



晁田晁雷來至壽仙宮。只見黃貴妃乘輦進宮。回旨紂王曰。姜后死了。黃妃奏曰。姜后臨絕。大叫數聲。道。妾侍聖躬。十有六載。生二子。位立東宮。自待罪宮。闔謹慎。小心夙夜。庶懈。御下並無嫉妬。不知何人妬我。買刺客姜環。坐我一個大逆不道罪名。受此慘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一似浮雲。恩愛付於流水。身死不如禽獸。這場冤枉無門可雪。只傳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萬望妾身轉達天聽。姜后言罷。氣絕尸臥西宮。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可賜棺槨。收停白虎殿。庶成其禮。使文武百官無議。亦不失主之德。紂王傳旨准行。黃妃回宮。只見晁田回旨。紂王問曰。大

子何在。晁田等奏曰。東宮尋覓不知。殿下下落。王曰。莫非只在西宮。晁田對曰。不在西宮。連馨慶宮也不在。紂王言曰。三宮不在。想在大殿。必須擒獲。以正國法。晁田領旨出宮。來不表。且言二殿下往長朝殿來。兩班文武俱不曾散朝。只等宮內信息。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腳步惶惶之聲。望孔雀屏裡一看。看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戰戰兢兢。黃飛虎迎上前曰。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大叫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道罷大哭。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頓足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分皂白。將我母親拖去。一日銅斗燒紅烙去。二手死于西宮。黃貴妃勘問並無



半點真情。我看見生身母親受此慘酷之刑。那姜環跪在  
前面對詞。那時思甚憔悴。不曾思忖。將姜環殺了。我復仗  
劍欲殺姐。已不意晁田奏准父王。父王賜我兄弟二人死。  
望列位皇伯。憐我母親受屈身亡。救我殷郊。庶不失成湯  
之一脉。言罷。二位殿下放聲痛哭。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  
曰。國母受誣。我等如何坐視。可鳴鐘擊鼓。請天子上殿。聲  
明其事。庶幾罪人可得洗雪。皇后冤枉言未了。只聽得殿  
西首一聲喊叫。似空中霹靂大呼曰。天子失政。殺子誅妻。  
建造炮烙。阻塞忠良。恣行無道。大丈夫既不能爲皇后洗  
冤。太子復讎。含淚悲啼。效兒女子之態。古云良禽擇木而

棲。賢臣擇王而仕。今天子不道三綱。已絕六義。有乖恐不  
能爲天下之主。我等亦耻爲之臣。我等不若反出朝歌。見  
擇新君。去此無道之主。保全社稷。衆人看時。却是鎮殿大  
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黃飛虎聽說。大喝一聲。你多大  
官。敢如此亂言。滿朝該多少大臣。豈到得你講。本當拿下。  
你這等亂臣賊子。還不退去。方弼兄弟二人低頭喏喏。不  
敢回言。黃飛虎見國政顛倒。叠現不祥。也知天意人心。俱  
有離亂之兆。心中沉鬱不樂。咄咄無言。又見微子比干箕  
子諸位殿下。滿朝文武人人切齒。個個長吁。正無甚計策。  
只見一員官身穿大紅袍。腰懸寶帶。上前對諸位殿下言。



口今日之變。正應終南山雲中子之言。古云君不正。則臣  
生奸佞。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甄。治炮烙壞諫官梅柏。今  
日又有這異事。皇上青白不分。殺子誅妻。我想起來。那定  
計奸臣行事賊子。他反在旁暗笑。可憐成湯社稷。一旦丘  
墟。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擄。言者乃上大夫楊任黃飛  
虎。長嘆數聲。大夫之言是也。百官默默。二位殿下悲哭不  
止。只見方弼方相分開眾人。方弼夾住殷郊。方相夾住殷  
洪。囑聲高叫曰。紂王無道殺子而絕宗廟。誅妻有壞綱常。  
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除了昏君再立成湯之嗣。  
我等反了二人。背負殿下。逕出朝歌南門去了。大抵二人

氣力甚大。彼時不知跌倒幾多官員。那裡當得住他。後人  
有詩爲証詩曰。

方家兄弟反朝歌。

殿下今眷脫綱羅。

漫道美人能破舌。

天心已去奈伊何。

話說眾多文武見反了方弼方相。大驚失色。獨黃飛虎若  
爲不知。亞相比于近前曰。黃大人。方弼反了。大人爲何獨  
無一言。黃飛虎荅曰。可惜文武之中並無一位似方弼二  
人的。方弼乃一夯漢。尚知不忍國母負屈。太子枉死。自知  
卑小。不敢諫言。故此背負二位殿下去了。若聖旨追趕回  
來。殿下一死無疑。忠良盡皆屠戮。此事明知有死無生。只



是迫于一腔忠義。故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矜。百官未及答。只聽後殿奔逐之聲。眾官正看。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到殿前。言曰。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黃飛虎曰。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枉。國母屈勘。遭誅。又欲賜死。太子有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聽見。不忿沉寃。把二位殿下。背負反出都城去。尚不遠。你既奉天子旨意。速去拿回。以正國法。晁田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嚇的魂不附體。話說那方弼身長三丈六尺。方相身長三丈四尺。晁田兄弟怎敢惹他。一拳也經不起。晁田自思。此是黃飛虎明明奈何我。我有道理。晁田曰。方弼既反。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末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我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寃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魯借兵去了。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你速趕去。拿來。毋得疎虞。縱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詔。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担兒卸與黃飛虎。晁田奉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咲

下出都城去了。末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我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寃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魯借兵去了。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你速趕去。拿來。毋得疎虞。縱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詔。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担兒卸與黃飛虎。晁田奉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咲



日我曉的這是晁田與我担兒挑卽領劍勅出午門只見黃明周紀龍環吳炎日小弟相隨黃飛虎曰不必你們去自上五色神牛搥開坐下獸兩頭見日走八百里且言方弼方相背負二位殿下。一口氣跑了三十里放下來。殿下曰二位將軍此恩何日報得。方弼曰臣不忍千歲遭此屈陷。故此心下不平。一時反了。朝歌如今計議前往何方投脫。正商議間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趕來。方弼方相着慌忙對二位殿下曰末將二人一時齒莽不自三思。如今性命休矣。如何是好。殿下曰將軍救我兄弟性命無恩可酬。何出此言。方弼曰黃將軍來拿我等此去。

一定伏誅。殷郊急看黃飛虎已趕到面前。二位殿下軋道跪下曰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黃飛虎見二殿下跪於道旁。滾下神牛亦跪于地上。口稱臣該萬死。殿下請起。殷郊曰將軍此來有甚事。飛虎曰奉命差遣。天子賜龍鳳劍前來。請二位殿下目決。臣方敢回旨。意非臣敢逼弑儲君。請殿下速行。殷郊聽罷兄弟跪告曰將軍盡知我母子脚冤負屈。母遭慘刑。沉魂莫白。再殺幼子。一門盡絕。乞將軍可憐。脚冤孤兒。開天地仁慈之心。賜一線再生之路。倘得寸土可安。生則脚環死當結草。沒世不敢忘將軍之大德。黃飛虎跪而言曰臣豈不知殿下冤在。君命莫不。且



臣欲要放殿下。便得欺君賣國之罪。欲要不放殿下。其實身負沉寃。臣心何忍。彼此籌畫再三。沉思。但無計策。只見殷郊自思。料不能脫此災也。罷將軍既奉君命。不敢違法。還有一言。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周旋一脉生路。黃飛虎曰。殿下有何事。但說不妨。郊曰。將軍可將我殷郊之首級。回都城。回旨。可憐我幼弟殷洪。放他逃往別國。倘他日長成。或得借兵報怨。得泄我母之沉寃。我殷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望將軍可憐殷洪。上前急止之曰。黃將軍。此事不可。皇兄乃東宮太子。我不過一郡王。况我又年幼。無有大施展。黃將軍可將我殷洪首級回旨。皇兄或往東魯。或去

西岐。借一旅之師。倘可報母弟之讐。弟何惜此一死。殷郊上前一把抱住兄弟。殷洪放聲大哭曰。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二人痛哭。彼此不忍。你推我讓。那裡肯捨。方弼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疼切。二人一聲叫苦。殺人也。泪如瓢傾。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自是不忍見。甚是悽惶。乃含淚教方弼不可啼哭。二位殿下不必傷心。此事惟有我五人共知。如有漏泄。我舉族不保。方弼過來。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方相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傳與他教他兩路調兵。靖奸洗寃。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方弼曰。我兄弟二人。今日早朝。不知有此



異事臨朝保駕。不曾帶有路費。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這事怎了。飛虎曰。此事你我俱不曾打點。飛虎沉思半晌。曰。可將我內懸寶玦。拿去前途貨賣。權作路費。上有金廂。價直百金。二位殿下前途保重。方弼方相。你兄弟宜當用心。其功不小。臣回宮復命。飛虎上騎回朝歌。進城時日色已暮。百官尚在午門。黃飛虎下騎。比干曰。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曰。追趕不上。只得回宮。百官大喜。且言黃飛虎進宮候旨。紂王問曰。逆子叛臣。可曾拿了。黃飛虎曰。臣奉手勅追趕七十里。到三义路口。問來往行人。俱言不曾見。臣恐有誤。回旨只得回來。紂王曰。追襲不上。好了。逆子叛

臣。卿且暫退。明日再議。黃飛虎謝恩出午門。與百官各歸府第。且說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復進言曰。陛下今日走脫了殷郊。殷洪。倘投了姜桓楚。只恐大兵不久即至。其禍不小。况聞太師遠征不在都城。不若速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星夜拿來。斬草除根。恐生後患。紂王聽說美人此言。正合朕意。忙傳手詔。命殷破敗。雷開點飛騎三千。速拿殿下。毋得遲悞。取罪。殷雷二將領詔。要在黃飛虎府內來領兵符。調選兵馬。黃飛虎坐在後廳。思想朝廷不正。將來民愁天怨。萬姓遑遑。四海分崩。八方播亂。生民塗炭。日無寧宇。如何是好。正思想間。軍政司啟。老爺殷雷二將聽



令飛虎曰。令來二將。進後廳。行禮畢。飛虎問曰。方纔散朝。又有何事。二將啟曰。天子手詔。令末將領三千飛騎。星夜追趕殿下捉方弼等。以正國法。特來請發兵符。飛虎暗想。此二將趕去。必定拿來。我把前面方便。付與流水。乃分付殷破敗。雷開曰。今日晚了。人馬未齊。明日五更。領兵符。諒去。殷雷二將不敢違令。只得退去。這黃飛虎乃是元戎。殷雷二將乃是麾下。焉敢強辯。只得回去。不表。且言黃飛虎對周紀曰。殷破敗來領兵符。調三千飛騎。追趕殿下。你明日五更。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周紀領命。次早五更。殷雷二將等發兵符。周紀下教場。令左

哨點三千飛騎。發與殷雷二將領去。二將觀之。皆老弱不堪。疾病之卒。又不敢違令。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一聲砲响。摧動三軍。那老弱疾病之兵。如何行得快。急得二將沒奈何。隨軍征進。有詩爲証。詩曰。

三千飛騎出朝歌。

納喊搖旗播鼓鑼。

隊伍不齊叫難走。

行人拍手笑呵呵。

不言殷破敗。雷開追趕殿下。且言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行了一二日。方弼與弟言曰。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囊夾空虛。路費毫無。如何是好。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你我如何好用。倘有人盤詰。反爲不便。來此正是東南二



地。你。我。指。引。二。位。殿。下。前。往。我。兄。弟。再。投。他。處。方。可。兩。全。  
方。相。曰。此。言。極。是。方。弼。請。二。位。殿。下。說。曰。臣。有。一。言。啟。二。  
位。千。歲。臣。等。乃。一。勇。之。夫。秉。性。愚。直。昨。見。殿。下。負。此。冤。苦。  
一。時。性。起。反。了。朝。歌。併。不。會。想。到。此。途。寫。遠。盤。費。全。無。今。  
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珠。貨。賣。使。用。又。恐。盤。詰。出。來。反。爲。不。  
便。况。逃。災。避。禍。須。要。隱。秀。此。方。是。適。纔。臣。想。一。法。必。須。路。  
各。自。潛。行。方。保。萬。全。望。二。位。千。歲。詳。察。非。臣。不。能。終。始。殷。  
郊。曰。將。軍。之。言。極。當。但。我。兄。弟。幼。小。不。知。去。路。奈。何。方。弼。  
曰。這。一。條。路。往。東。魯。這。一。條。路。往。南。都。俱。是。大。路。人。烟。湊。  
集。可。以。長。行。殷。郊。曰。既。然。如。此。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去。

何。時。再。能。重。會。也。方。相。曰。臣。此。去。不。管。那。鎮。諸。侯。處。暫。且。  
安。身。俟。殿。下。借。兵。進。朝。歌。時。臣。自。來。投。拜。麾。下。以。作。前。驅。  
耳。四。人。各。各。洒。淚。而。別。不。表。方。弼。方。相。別。殿。下。投。小。路。而。  
去。且。說。殷。郊。對。殷。洪。曰。兄。弟。你。投。那。一。路。去。殷。洪。曰。但。憑。  
哥。哥。殷。郊。曰。我。往。東。魯。你。往。南。都。我。見。外。翁。哭。訴。這。場。冤。  
苦。舅。爺。必。定。調。兵。我。差。官。知。會。你。你。或。借。數。萬。之。師。齊。伐。  
朝。歌。擒。拿。妲。己。爲。母。親。報。讎。此。事。不。可。忘。了。殷。洪。垂。淚。點。  
頭。哥。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兄。弟。二。人。放。聲。大。哭。執。  
手。難。分。有。詩。爲。証。詩。曰。

旅雁分飛實可傷。

兄南弟北苦參商。



思親痛有千行淚。

橫笛幾聲催暮靄。

誰知國破人離散。

尖路愁添萬結腸。

孤雲一片逐滄浪。

方信傾城在女娘。

話言殷洪上路。泪不能乾。悽悽慘慘。愁懷萬縷。况殷洪年  
紀幼小。身居宮闕。那曉的跋。長途行行且止。後絆前思。  
腹內又饑。你想那殿下深居宮中。思衣則綾錦。思食則珍  
饒。那裡會求乞與人。見一村舍人家。大小俱在那裡吃飯。  
殿下走到跟前。便教拿飯與孤家用。眾人看見殿下。身着  
紅衣。相貌非俗。忙起身曰。請坐。有飯。忙忙取飯放在桌上。  
殷洪吃了。起身謝曰。承飯有擾。不知何時達報你們鄉。

曰。小哥那裡去。貴處上姓。殷洪曰。吾非別人。紂王之子。殷  
洪是也。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那些人聽是殿下。忙叩在  
地。口稱千歲。小民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殿下曰。此處  
可是往南都去的路。鄉民曰。這是大路。殿下離了村庄。望  
前趨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大抵殿下乃深宮嬌養。那  
裡會走路。此時來到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無處可歇。心下  
着慌。又行二三里。只見松陰密。路道分明。見一座古廟。  
殿下大喜。一逕奔至前面。見廟門一匾。上書軒轅廟。殿下  
進廟拜倒在地。言曰。軒轅聖主。製度衣襟。禮樂冠冕。日中  
為市。乃上古之聖君也。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紂王



之子。今父王無道殺子。誅妻殷洪。逃難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明日早行。望聖帝護祐。若得寸土安身。殷洪自當重修殿宇。再換金身。此時殿下一路行來。身體困倦。聖座下和衣睡倒。不表。且言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日色將暮。止走了四五十里。只見一府第。上書太師府。殷郊曰。此處乃是官門。可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殿下曰。裡邊有人否。問了一聲。見裡邊無人。答應。殿下只得又進一層門。只聽的裡邊有人長嘆。作詩曰。

幾年得罪掌絲綸。

一片丹心豈自湮。

輔弼有心知爲國。

堅持無地何私人。

孰知妖孽生宮室。

致使黎民化鬼燄。

可惜野臣心魏闕。

乞靈無計叩楓宸。

話說殿下聽畢裏面作詩。殷郊復問曰。裏面有人麼。裏面聽有人聲。問曰。是誰。天色已晚。黑影之中。看得不甚分明。殷郊曰。我是過路投親。天色晚了。借府上一宿。明日早行。那裏面老者問曰。你聲音好相朝歌人。殷郊答曰。正是老者。問曰。你在鄉在城。殿下曰。在城。你旣在城。請進來問你。一聲。殿下向前一看。呀。元來是老丞相商容。見殷郊下拜。曰。殿下何事。到此老臣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商容又曰。殿下乃國之儲貳。豈有獨行至此。必國有不祥之兆。請殿下



坐了老臣聽說詳細。殷郊流淚。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商容頓足大叫曰。孰知昏君這等暴橫絕滅人倫。三綱盡失。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豈知平地風波。生此異事。娘娘竟遭慘死。二位殿下。流離塗炭。百官爲何。鉗口結舌。不犯顏極諫。致令朝政顛倒。殿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茲易轍。以救禍亂。卽喚左右。分付整治酒席。款待殿下。候明日修本不言。殷郊在商容府內。且說殷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殿下。雖有人馬三千。俱是老弱不堪的。一日止行三十里。不能遠走。來了三日。走上百里。遠近一日來到三義路口。雷開曰。長兄且把人馬

安在此處。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分頭追趕。你往東魯。我往南都。殷破敗曰。此言甚善。不然。日同老弱之卒。行走不上二三十里。如何趕得上。終是慢事。雷開曰。如長兄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我若是我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兄殷破敗說得有理。二人將些老弱軍卒屯劄在此。另各領年壯士卒五十名。分頭趕來。不知二位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紂王無道殺妻誅子。固是戕忍。但恨當時文武衆官不齊去保救。齊去極諫。成就紂惡貫盈。然大臣



者能主持國是輔上定傾天下事孰有大如國母  
儲貳者乎其他亦不足論獨比干箕子微子諸賢  
置之若罔聞乎其然豈其然乎

文批

今人號方相為獸今觀其負氣忠義做事個儻  
有多少慷慨激烈只分路一節大有智識如何  
有此挿號還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昧心反言之乎  
亦是今人勝如古八而笑之乎請清夜自獨其心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詩曰

忠臣直諫豈沽名

只欲君明國政清

不願此身成箇是

恐教今日禍將盈

報儲一念堅金石

誅佞孤忠貫玉京

大志未酬先碎首

令人觀此淚如傾

話說雷開領五十名軍卒往南都追趕似電走雲飛風馳  
雨驟趕至天晚雷開傳令你們飽餐連夜追趕料去不遠  
軍士依言飽吃了戰飯又趕將及到二更時分軍士因連  
日跋涉勞苦人人俱在馬上困倦險些兒閃下馬來雷開



暗想夜裡追趕。只怕趕過了。倘或殿下在後。我反在前。空勞心力。不如歇宿一宵。明日精健好趕。叫左右往前邊看。可有村舍暫宿一宵。明日趕罷。眾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巴不得要歇息。兩邊將火把燈裘高舉。照得前面松陰密。密却是村庄。及至看時。乃是一座廟宇。軍卒前來稟曰。前邊有一古廟。老爺可以暫居。半夜明早好行。雷開曰。這箇却好。眾軍到了廟前。雷開下馬。抬頭觀看。上懸字乃是軒轅廟。裡邊並無廟主。軍卒用手推門。齊進廟來。火把一照。只見聖座下一人。鼾睡不醒。雷開前看身時。却是殿下殷洪。雷開嘆曰。若往前行。却不錯過了。此也是天數。雷開斗

日殿下。殿下殷洪正在濃睡之間。猛然驚醒。只見燈裘火把。一簇人馬擁塞殿下。認的是雷開。殿下叫雷將軍。雷開曰。殿下臣奉天子命來請殿下回朝。百官俱有保本。殿下可以放心。殷洪曰。將軍不必再言。我已盡知。料不能逃。此大難。我死也不懼。只是一路行來。甚是狼狽。難以行走。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你意下如何。雷開聽得。慌忙將臣的馬請殿下乘騎。臣願步隨。彼時殷洪離廟上馬。雷開步行押後。往三义路口而來。不表。且言殷破敗望東魯大道趕來。行了一二日。趕到風雲鎮。又過十里。只見八字粉牆。金字牌扁上。書太師府。殷破敗勒住馬看時。原來是



丞相的府。殷破敗滾鞍下馬。逕進相府。來看商容。商容  
在。殷破敗座主。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故此下馬。謁見  
商容。却不知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吃飯。殷破敗忝干門生。  
不用通報。逕到廳前。見殷下同丞相用飯。殷破敗上廳曰。  
千歲老丞相。末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商容曰。殷  
將軍你來的好。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就無一員官直諫  
天子。文官鉗口。武不能言。愛爵貪名。位素餐成。何世界。  
丞相止罵起氣來。那裡肯住。且說殿下殷郊顛頭。競面如  
金帛。上前言曰。老丞相不必大怒。殷將軍既奉命。拿我料  
此去必無生路。言罷。淚如雨下。商容大呼曰。殿下放心。我

老臣本尚未完。若見天子自有說話。叫左右槽頭收拾馬  
疋。打點行裝。我親自面君。便了。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  
見駕。恐天子罪責。殷破敗曰。丞相聽啟。卑職奉命來請殿  
下。可同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丞相畧後一步。見門生先  
有天子而後私情也。不識丞相可容納否。商容笑曰。殷將  
軍我曉得你這句話。我要同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  
也罷。殿下你同殷將軍前去。老夫隨後便至。却說殿下難  
捨商容府第。行行且止。兩泪不乾。商容便叫殷破敗賢契。  
我响噹噹的殿下交與你。你莫望功高有傷君臣大義。則  
罪不勝誅矣。破敗頓首日。門下領命。豈敢妄爲。殿下辭了



商容同殷破敗上馬。一路行來殷郊在馬上暗想我雖身死不辭還有兄弟殷洪尚有申冤報恨之時。行非一日不覺來到三叉路口。軍卒報雷開。雷開到轅門來看時只見殿下同殷破敗在馬上。雷開曰：恭喜千歲回來。殿下下馬進營。殷洪在帳上高坐。只見報說千歲來了。殷洪聞言。出頭看時。果見殷郊。殷郊又見殷洪。心如刀絞。意似油煎。上前一把扯住殷洪。放聲大哭曰：我兄弟二人。罪與天地東南逃走。不能逃脫。竟遭網羅。兩人笑天之仇。化為烏有。頓足搥胸。傷心切骨。可憐字亡無罪。正是二位殿下悲啼。只見三千

酸見者掩鼻。二將不得已催動人馬。望朝歌

証。詩曰

皇天何苦失推詳。

指望借兵申大恨。

思親漫有冲霄志。

此日雙雙投陷穽。

兄弟逃災離故鄉。

孰知中道遇豺狼。

誅佞空懷報怨方。

行人一見淚千行。

話說殷雷二將獲得殿下將至朝歌。安下營寨。二將進城回音。暗喜成功。有探馬報到武成。黃飛虎帥府來說。殷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進城回音。黃飛虎聽報大怒。



這匹夫你望成功。不顧成湯後嗣。我料你千鍾未享。食刃劍功未褒。封血染衣。令黃明周紀龍環。吳炎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多文武。俱至午門會齊。四將領命去了。黃飛虎上了坐騎。逕至午門方纔下騎。只見紛紛文武。往往宮僚。聞捉獲了殿下。俱到午門。不一時。亞相比比。千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伯夷叔齊。士大夫膠鬲趙啟楊任孫寅方天爵李燁李煜。百官相見黃飛虎曰。列位老殿下。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諫議定奪。吾乃武臣。文非言路。乞早爲之計。正議論間。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百官上前口稱千歲。殷郊殷洪垂淚大叫曰。

列位皇伯皇叔。並衆位大臣。可憐成湯三十二世之孫。一身遭屠戮。我自正位東宮。並無失德。縱有過惡。不過貶謫。也不致身首異處。乞列位念社稷爲重。保救餘生。不勝幸甚。微子啟曰。殿下不妨。多官俱有本章保奏。料應無事。且言殷雷二將進壽仙宮。回旨紂王曰。既拿了逆子。不須見朕。速斬首午門正法。收尸埋葬。回旨殷破敗奏曰。臣未得行刑。旨出焉敢處決。紂王卽用御筆書行刑二字。付與殷雷二將。捧行刑旨。意速出午門來。黃飛虎一見火從心上起。怒向胆邊生。站立午門正中。阻住二將。大叫曰。殷破敗雷開。恭喜你擒太子有功。殺殿下有爵。只怕你官高必



險位重者身危。殷雷二將還未及回言。只見一員官乃上大夫趙啟。是也。走上前。劈手一把。破敗捧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粉碎。礪聲大。叫曰。昏君無道。匹夫助惡。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誰敢執寶劍妄斬儲君。似今朝綱常大變。禮義全無。列位老殿下。諸位大臣午門非議國事之所。齊到大殿。鳴其鐘鼓。請駕臨朝。俱要犯顏直諫。以定國本。殷雷二將見衆官激變。不復朝儀。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出黃飛虎。又命黃明、周紀等四將守住殿下。以防暗害。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只等行刑旨意。孰知衆官阻住。這且不言。且說衆官齊上大殿。鳴鐘擊鼓。請天子登

殿。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正欲傳問。只見奉御官奏曰。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紂王對妲己曰。此無別事。只爲逆子百官欲來保奏。如何處治。妲己奏曰。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見朝。一面傳旨。一面催殿破敗回旨。奉御官旨意。下百官仰聽玉音。

詔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生。此萬古之大法。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今逆子殷郊助惡。殷洪滅倫。藐法肆行。不道仗劍入宮。擅殺逆賊。姜環希圖無証。復持劍敢殺命官。欲行弑父。悖理逆常。子道盡滅。今擒獲午門。以正祖宗之法。卿等毋得助逆。祐惡。明聽朕言。如有國



家政事俟明日臨殿議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奉御官讀詔已畢。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決。亦不敢散。不知行刑旨已出午門了。這且不表。單言上天垂象。定下興衰。二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自是不該命絕。當有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崑崙山玉虛宮掌闡道法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不闡道德。二仙無事閑樂。三山興遊五岳。腳踏雲光。往朝歌逕過。忽被二位殿下頂上兩道紅光。把二位大仙足下雲光阻住。二仙乃撥開雲頭觀看。見午門殺氣連綿。愁雲捲結。二仙早知其意。廣成

子曰。道兄成湯王氣將終。西岐聖王已出。你看那一簇衆生之內。綁縛二人。紅氣冲霄。命不該絕。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你我道心無處不慈悲。何不救他一救。你帶他一個。我帶他一個。回山。久後助姜子牙成功。東進五關。也是一舉兩得。赤精子曰。此言有理。不可遲悞。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與我把那二位殿下。孤回本山來聽用。黃巾力士領法旨。駕起神風。只見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地暗天昏。一聲响。唬如崩開華岳。折倒泰山。嚇得圍宿三軍。執刀士卒。監斬殷破敗。用衣掩面。抱頭鼠竄。及至風息無聲。二位殿下不知何往。踪跡全無。嚇得殷破敗魂不附體。異事非



常午門外衆軍一聲納喊。黃飛虎在大殿讀詔。纔商議紛  
紛。忽聽喊聲。比干正問何事。納喊有周紀到大殿報黃飛  
虎曰。方纔大風一陣。滿道異香。飛沙走石。對面不能見人。  
只一響。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異事非常。真  
是可怪。百官聞言。喜不自勝。嘆曰。天不亡卬。冤之子。地不  
絕成湯之脉。百官俱有喜色。只見殷破敗慌忙進宮。啟奏  
紂王。後人有詩感嘆此事。

詩曰

仙風一陣異香生。

播土揚塵蔽日明。

力士奉文施道術。

將軍天守枉持兵。

空勞鉄騎追風影。

漫有讒言害鶴鷄。

堪嘆廢興皆定數。

周家八百已生成。

話說殷破敗進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監斬。正候行

刑。旨出。忽被一陣狂風。把二殿下刮將去了。無踪無跡。異

事非常。請旨定奪。紂王聞言。沉吟不語。暗想曰。奇哉怪哉。

心下猶豫未決。且說丞相商容。隨後趕進朝歌。只聽得朝

歌百姓俱言風刮去二位殿下。商容甚是驚異。來到午門。

只見人馬擁擠。甲士紛紛。商容逕進午門。過九龍橋。時有

比干看見商容前來。百官俱上前迎接。口稱丞相。商容曰。

衆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容有罪。告歸林下。未久。孰想



天子失政殺子誅妻荒淫無道。可惜堂堂宰府烈烈三公。既食朝廷之祿。當爲朝廷之事。爲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何也。黃飛虎曰。丞相天子深居內宮。不臨大殿。有旨皆係傳奉。諸臣不得面君。真是君門萬里。今日殷雷二將把殿下捉獲。進都城回旨。綁縛午門。專候行刑。旨意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百官鳴鐘擊鼓。請天子臨殿面諫。只見內宮傳旨。俟斬了殿下。明日看百官奏章。內外不通。君臣阻隔。不得面奏。正無可奈何。却得天從人願。一陣狂風。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殷破敗纔進宮回旨。尚未出來。老丞相畧等一等。俟他出來。便知端的。只見殷破敗走出大殿。

看見商容未及言說。商容向前曰。殿下被風刮去了。恭喜你的功高任重。不日列土分茅。殷破敗欠身打躬曰。丞相罪殺末將了。君命點差。非爲已私。丞相錯怪我了。商容對百官曰。老夫此來面見天子。有死無生。今日必犯顏直諫。捨身報國。庶幾有日見先王于在天之靈。叫執殿官鳴鐘鼓。執殿官將鐘鼓齊鳴。奉御官奏樂請駕。紂王正在宮中。因風刮去殿下。鬱鬱不樂。又聞奏樂臨朝。鐘鼓不絕。紂王大怒。只得命駕登殿。昇于寶座。百官朝賀畢。天子曰。卿等有何奏章。商容在丹墀下俯伏不言。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身穿縞素。又非大臣。王曰。俯伏何人。商容奏曰。致



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陛下紂王見商容驚問曰卿既歸  
林下復往都城不遵宣詔擅進大殿何自不知進退如此  
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泣而奏曰臣昔居相位未報國  
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讒逐正紊亂紀綱顛  
倒五常污蠱彝倫君道有虧禍亂已伏臣不避萬刃之誅  
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納真撥雲見日普天之下瞻仰聖  
德于無疆矣商容將本獻上比干接表展于龍案紂王觀  
之。

具疏臣商容奏爲朝廷失政三綱盡絕倫紀全乖社稷  
顛危禍亂已生隱憂百出事臣聞天子以道治國以德  
治民克勤克戒毋敢怠荒夙夜祗懼以祀上帝故宗廟  
社稷乃得磐石之安金湯之固昔日陛下初嗣寶位修  
仁行義不遑寧處罔敢倦勤敬禮諸侯優恤大臣憂民  
勞苦惜民貨財智服四夷威加遐邇雨順風調萬民樂  
業真可軼堯駕舜乃聖乃神不是過也不意陛下近時  
信任奸邪不修政道荒亂朝政大肆兇頑近佞遠賢沉  
湎冒色日事聲歌聽讒臣設謀而陷正宮人道乖和信  
妲己賜殺太子而絕先王宗嗣慈愛盡滅忠諫遭其炮  
烙慘刑君臣大義已無陛下三綱污蠱人道俱垂罪符  
夏桀有忝爲君自古無道人君未有過此者臣不避斧



封禪演義  
鉞之誅。獻逆耳之言。願陛下速賜。妲己自盡于宮闈。申  
皇后太子屈死之冤。斬讒臣于藁街。謝忠臣義士慘刑  
酷死之苦。人民仰服。文武懽心。朝綱整飭。宮內肅清。陛  
下坐享太平。安康萬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臨啟  
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疏以聞。

紂王看完表章大怒。將本扯得粉碎。傳旨命當駕官將這  
老匹夫。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商  
容。站立簷前大呼曰。誰敢拿我。我乃三世之股肱。托孤之  
大臣。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亂國政。  
獨不思先王克勤克儉。聿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昏君不

敬上天。棄厥先宗。社謂惡不足畏。謂敬不足爲。異日身弑  
國亡。有辱先王。且皇后乃元配。天下國母。未聞有失德。昵  
比妲己。慘刑毒死。大綱已失。殿下無辜。信讒殺戮。今飄刮  
無踪。父子倫絕。阻忠殺諫。炮烙良臣。君道全虧。眼見禍亂  
將興。災異叠見。不見宗廟。坵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竭精  
揆髓。遺爲子孫萬世之基金。湯錦繡之天下。被你這昏君  
斷送了。個乾乾淨淨的。你死于九泉之下。將何顏見你之  
先王哉。紂王拍案大罵。快拿匹夫擊頂。商容大喝左右。吾  
不惜死。乙帝先君老臣。今日有負社稷。不能匡救于君。實  
愧見先王耳。你這昏君天下。只在數載之間。一旦失與他



人商容望後一閃。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可憐七十五歲老臣。今日盡忠。腦漿噴出。血染衣襟。一世忠臣。半生孝子。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後人有詩弔之。

詩曰

速馬朝歌見紂王。

九間殿上盡忠良。

罵君不怕身軀碎。

叱主何愁劍下亡。

炮烙豈辭心似鐵。

忠言直諫意如鋼。

今朝撞死金塔下。

留得聲名萬古香。

話說衆臣見商容撞死塔下。面面相覷。紂王猶怒聲不息。分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毋得掩埋。左

右將商容尸骸扛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商容一疏。具見忠懇。一罵更暢人心。可謂不失大臣體段。但起初開紂王女媧官進香。啟費仲誘天子揀選美女。致有紛紛禍亂。今日之死。庶幾可蓋前愆。所以爲大臣者。要慎其始。方保其終。不然。未有自身作者。不自身受者哉。

又批

趙啟批旨。與方和叫反。便是一起爽快人。做事直捷。



不去轉灣抹角。若是這一班文武。不知有多少尋思。幾番酌量。極致做來。又是東扯西曳。總是兒女情多。英雄氣。少子當取法斯人。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詩曰

燕山此際瑞烟籠

雷起東南助曉風

霹靂聲中驚蝶夢

電光影裏發塵朦

三分有二開岐業

百子名全應鎬鄴

卜世卜年龍虎將

興周滅紂建奇功

話說衆官見商容撞死紂王。大怒。俱未及言語。只見大夫趙啟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又令拋尸。心下甚是不平。不覺豎目揚眉。忍納不住。大叫出班。臣趙啟不敢有負先王。今日殿前以死報國。得與商丞相同遊地下足矣。指紂王



罵曰無道昏君絕首相退忠良諸侯失望寵姐已信讒佞  
社稷摧頽我且歷數昏君的積惡皇后遭枉酷死自立姐  
已爲正宮追殺太子使無踪跡國無根本不久坵墟昏君  
昏君你不義誅妻不慈殺子不道治國不德殺大臣不明  
近邪佞不正貪酒色不智立三綱不耻敗五常昏君仁倫  
道德一字全無枉爲人君空禪帝座有辱成湯死有餘愧  
紂王大怒切齒拍案大罵匹夫焉敢侮君罵主傳旨將這  
逆賊速拿炮烙趙啟曰吾死不足惜止留忠孝于人間豈  
似你這昏君斷送江山污名萬載紂王氣冲牛斗兩邊將  
炮烙紅把趙啟剝去冠冕將鐵索裹身只烙的筋段皮

焦骨化烟飛九間殿烟飛人臭衆官員錯口傷情紂王看  
此慘刑其心方遂傳旨駕回有詩爲証

詩曰

炮烙當庭設

火威乘勢熱

四肢未抱時

一炬先摧烈

須臾化骨筋

頃刻成膏血

要知紂山河

隨此烟燼滅

九間殿又炮烙大臣百官胆顫魂飛不表且說紂王回宮  
姐已接見紂王攜手相挽並坐龍墩之上王曰今日商容  
撞死趙啟炮烙朕被這兩個匹夫辱罵不堪這樣慘刑百  
官俱還不怕畢竟還再想奇法治此倔強之輩姐已對曰



容妾再思。王曰：美人大位已定，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知他女兒慘死，領兵反叛，搆引諸侯殺至朝歌。聞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妲己曰：妾乃女流，聞見有限。望陛下急召費仲商議，必有奇謀可安天下。王曰：御妻之言有理。卽傳旨宣費仲。不一時費仲至宮拜見。紂王曰：姜后已亡，朕恐姜桓楚聞知領兵反亂東方，恐不得安寧。卿有何策可定太平？費仲跪而奏曰：姜后已亡，殿下又失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內傳音信，搆惹姜桓楚兵來，必生禍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把四鎮太諸侯誑進都城，梟首號令，斬草除根。那八百鎮諸

侯知四臣已故，如蛟龍失首，猛虎無牙，斷不敢猖獗天下。可保安寧。不知聖意如何。紂王聞言大悅。卿真乃蓋世奇才。果有安邦之策，不負蘇皇后之所薦。費仲退出宮中。紂王暗發詔旨四道，點四員使命官往四處去。詔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不提。且說那一員官逕往西岐前來。一路上風塵滾滾，芳草悽悽。穿州過府，旅店村莊，真是朝登紫陌，暮踏紅塵。不一日過了西岐山，七十里進了都城。使命觀看城內光景，民豐物阜，市井安閒。做買做賣，和容悅色。來往行人謙讓尊卑。使命歎曰：聞道姬伯仁德，果然風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次日西伯



侯姬昌設殿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端門官報道旨。意下姬伯帶領文武接天子旨。使命到殿。跪聽開讀。詔曰。北海猖獗。大肆克頑。生民塗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憂心。內無輔弼。外欠協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詔書到日。爾西北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綏懷。毋得羈遲。致朕佇望。俟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廣開茅土。謹欽來命。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

姬昌拜詔畢。設筵款待天使。次日。整備金銀表禮。賚送天使。姬昌曰。天使大人。只在朝歌會齊。姬昌收拾。就行使使命。官謝畢。姬昌去了。不題。且言姬昌坐端明殿。對上大夫散。

宜生曰。孤此去。內事託與大夫。外事托與南宮适。辛甲諸人。宣見伯邑考。至分付曰。昨日。天使宣召我。起一易課。此去多凶少吉。縱不致損身。該有七年大難。你在西岐。須是守法。不可改於國政。一循舊章。弟兄和睦。君臣相安。毋得任一己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爲。惟老成是謀。西岐之民。無妻者。給與金錢而娶。貧而愆期未嫁者。給與金銀而嫁。孤寒無依者。當月給口糧。毋使欠缺。待孤七載之後。災滿自然榮歸。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此是至囑。至囑不可有忘。伯邑考聽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載之難。子當代往。父王不可親去。姬昌曰。我兒君子見難。豈不知廻。



避。但天數已定。斷不可逃。徒自多事。你等專心守父。囑諸  
言。卽是大孝。何必乃爾。姬昌退至後宮。來見母親太姜。行  
禮畢。太姜曰。我兒爲母與你演先天數。你有七年災難。姬  
昌跪下。荅曰。今日天子詔至。孩兒隨演先天數。內有不祥  
七載罪愆。不能絕命。方纔內事外事。俱托文武。國政付子  
伯邑考。孩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明日欲往朝歌。太姜曰。  
我兒。此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曰。謹如母訓。隨出內  
宮。與元妃太姬作別。西伯侯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  
子。長曰伯邑考。次子姬發。卽武王天子也。周有三母。乃昌  
之母太姜。昌之元妃太姬。武王之元配太姬。故周有三母。

俱是大賢聖母。姬昌次日打點往朝歌。匆匆行色。帶領從  
人五十名。只見合朝文武上大夫。散宜生。大將軍南宮适。  
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辛。甲。辛。免。太顛。閔。天。四  
賢。八俊。與世子伯邑考。姬發。領衆軍民人等。至十里長亭。  
饞別擺九龍侍席。百官與世子把盞。姬昌曰。今與諸卿一  
別。七載之後。君臣又會矣。姬昌以手拍邑考曰。我兒。只你  
弟兄和睦。孤亦無慮。飲罷數杯。姬昌上馬。父子君臣。洒淚  
而別。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餘里。過了岐山。一路行來。  
夜往曉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馬上曰。叫  
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間。必有大雨。



來了。跟隨人正議論曰：青天朗朗，雲翳俱無，赤日流光，雨從何來？說話未了，只見雲霧齊生，姬昌打馬叫速進茂林避雨。衆人方進得林來，但見好雨。

雲長東南霧起，西北霎時風狂，生冷氣。須臾內，雨氣可侵人。初起時微微細雨，次後來密密層層，滋禾潤稼。花枝上斜掛玉玲瓏，壯地肥田，草稍尖亂滴珍珠，滾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練水，遍地草澆鴨頂綠。滿山石洗佛頭青，崖塌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傾。

話說姬昌在茂林避雨，只見滂沱大雨，一似瓢潑盆傾下。

有半個時辰，姬伯分付衆人仔細些。雷來了，跟隨衆人大家說老爺分付雷來了，仔細些。話猶未了，一聲响，曉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大地，崩倒華岳高山。衆人大驚失色，都擠緊在一處，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衆人方出得林子來，姬昌在馬上渾身雨濕，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的與我把將星尋來。衆人冷笑不止，將星是誰？那裡去找尋？然而不敢違命，只得四下裡尋覓。衆人正尋之間，只聽得古墓旁邊像一孩子哭泣聲响。衆人向前一看，果是箇孩子。衆人曰：想此古墓焉得有這孩兒？必然古怪，想是將星。就將這嬰兒抱來獻與千歲看，何如？衆人果將這孩兒抱



來。適與姬伯姬伯看見好個孩子。面如桃蕊。眼有光華。姬昌大喜。想我該有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適纔之數。該得此兒。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命左右將此兒送往前村。權養待孤。七載回來。帶往西岐。久後此子福分不淺。姬昌蹤馬前行。登山過嶺。趕過燕山。往前正走。不過一二十里。只見一道人。丰姿清秀。相貌稀奇。道家風味。異常寬袍大袖。那道人有飄然出世之表。向馬前打稽首曰。君侯貧道稽首了。姬昌慌忙下馬。答禮言曰。不才姬昌失禮了。請問道者爲何到此。那座名山。甚麼洞府。今見不才有何見論。願聞其詳。那道人答曰。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煉氣士雲

中子。是也。方纔雨過雷鳴。將星出現。貧道不辭千里而來。尋訪將星。今覩尊顏。貧道幸甚。姬昌聽罷。命左右抱過此兒。付與道人。道人接過看曰。將星。你這時候纔出現。雲中子曰。賢侯。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以爲徒弟。侯賢侯回日。奉與賢侯。不知賢侯意下如何。昌曰。道者帶去不妨。只是久後相會。以何名爲証。道人曰。雷過現身。後會時以雷震爲名。便了。昌曰。不才領教。請了。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而去。若要相會。七年後姬伯有難。雷震子下山重會。此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姬昌一路無詞。進五關。過澠池縣。渡黃河。過孟津。進朝歌來。至金庭館驛。館驛中先到了三



路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左右來報姬伯侯到了三位迎接姜桓楚曰姬賢伯爲何來遲昌曰因路遠羈縻故此來遲得罪了四位行禮已畢復添一席傳杯懽飲酒行數巡姬昌問曰三位賢伯天子何事緊急詔我四臣到此我想有甚麼大事情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是天子棟樑治國有方亞相比干能調和鬻鬻治民有法有干何事宣詔我等四人飲酒半酣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會寅緣鑽刺結黨費仲尤渾蠱惑聖聰廣施土木勞民傷財那肯爲國爲民只知賄賂于已此時酒已後了偶然想起

從前事來鄂崇禹乃曰姜賢伯姬賢伯不才有一言奉啟崇賢伯崇侯虎咲容荅曰賢伯有甚事見教不才敢不領命鄂崇禹曰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四人聞賢伯過惡多端全無大臣體面剝民利已專與費仲尤渾往來督功監造摘星樓聞待你三丁抽二有錢者買閑在家無錢者重役苦累你受私愛財苦殺萬民自專殺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餓虎朝歌城內軍民人等不敢正視千門切齒萬戶啣冤賢伯常言道得好禍由惡作福自德生從此改過切不可爲就把崇侯虎說得滿目烟生口內火出大叫道鄂崇禹你出言狂妄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你爲何席



前這等凌虐我。你有何能。敢當面以誣言污蔑我。看官崇侯虎倚費仲尤渾。內裡有人。欲酒席上要與鄂崇禹相爭。起來只見姬昌指侯虎曰。崇賢伯。鄂賢伯。勸你俱是好言。你怎這等橫暴。難道我等在此。你好毀打鄂賢伯。若鄂賢伯這番言語。也不過是愛公忠告之道。若有此事。痛加改過。若無此事。更自加勉。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語語金石。今公不知自責。反怪直諫。非禮也。崇侯虎聽姬昌之言。不敢動手。不提防被鄂崇禹一壺酒。劈面打來。正打侯虎臉上。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又被姜桓楚架開。大喝曰。大臣斷打體面。何存。崇賢伯夜深了。你睡罷。侯虎忍氣吞聲。自

去睡了。有詩曰

館舍傳杯論短長。

奸臣設計害忠良。

刀兵自此紛紛起。

播亂朝歌萬姓殃。

且言三位諸侯。久不曾會。重整一席。三人共飲。將至二鼓時分。內中有一驛卒。見三位大臣飲酒。點頭嘆曰。千歲千歲。你們今夜傳盃。懼會飲。只怕明日鮮紅染市曹。更深夜靜。人言甚是明白。姬昌明明聽見這樣言語。便問甚麼人說話。叫過來。左右侍酒人等。俱在兩傍。只得俱過來。齊齊跪倒。姬伯問曰。方纔誰言今夜傳杯歡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衆人答曰。不曾說此言語。只見姜鄂二侯。也不曾聽



見姬伯曰。句句分明。怎言不會說。叫家將進來。拿出去都斬了。驛卒聽得。誰肯將生替死。只得擠出這人。衆人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人事。是姚福親口說出。姬伯聽罷。叫住了衆人。起去喚姚福。問曰。你爲何出此言語。實說有賞。假誑有罪。姚福道。是非只爲多開口。千歲爺在上。這一件事。是譏密事。小的是使命官家下的人。因姜皇后屈死西宮。二殿下大風刮去。天子信姐已娘娘。暗傳聖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槩斬首。今夜小人不忍。不覺說出此言。姜桓楚聽罷。忙問曰。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話已露了。收不住言語。只得從頭訴說。紂王無道。殺子誅妻。

自立姐已爲正宮。細細訴說一遍。姜皇后乃桓楚之女。女死。心下如何不痛。身似刀碎。意是酒煎。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姬昌命人扶起。桓楚痛哭曰。我兒掩目。炮烙雙手。自古及今。那有此事。姬伯勸曰。皇后受屈。殿下無踪。人死不能復生。今夜我等各具奏章。明早見君。犯顏力諫。必分清白。以正人倫。桓楚哭而言曰。姜門不幸。怎敢動勞列位賢伯。上言我姜桓楚。獨自面君。辯明冤枉。姬昌曰。賢伯另是一本。我三人各具本章。姜桓楚兩淚千行。一夜修本不題。且說奸臣費仲。知道四大臣在館驛住。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紂王大喜。明日昇殿。四侯



必有奏章何言阻諫。臣啟陛下。明日但四侯上本。陛下不必看本。不分皂白。傳旨拿出午門梟首。此爲上策。王曰。卿言甚善。費仲辭王歸宅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昇殿。聚積兩班文武。午門官啟駕。四鎮諸侯候旨。王曰。宣來。只見四侯伯聽詔。卽至殿前。東伯侯姜桓楚等。高擎牙笏。進禮稱臣。畢。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干接本。紂王曰。姜桓楚。你知罪麼。桓楚奏曰。臣鎮東魯。肅嚴邊庭。奉法守公。自盡臣節。有何罪。可知陛下聽讒寵色。不念元配。痛加慘刑。誅子滅倫。自絕宗嗣。信妖妃陰謀。忌妬聽佞。臣炮烙忠良。臣既受先王重恩。今覩天顏。不避斧鉞。直言冒奏。實君負

微臣。臣無負于君。望乞見憐。辯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紂王大怒。罵曰。老逆賊命。女弑君。忍心篡位。罪惡如山。今反飾辭強辯。希圖漏網。命武士掣出午門。碎醢其尸。以正國法。金瓜武士將姜桓楚。剝去冠冕。繩纏索綁。姜桓楚罵不絕口。不由分說。推出午門。只見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出班稱臣。陛下。臣等俱有本章。姜桓楚真心爲國。並無謀篡。情由望乞詳察。紂王安心要殺四鎮諸侯。將姬昌等本章。放于龍案之上。不知姬昌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批



奸讒禍人家國無不。忍刻薄用心最毒最險。只將  
人一個家國送得乾乾淨淨。身弑國亡。方是了當。姐  
已陰毒費仲濟惡其謀。用一網打盡之計。何其惡  
毒不若一驛卒反有。不忍良心善惡原不以君子小  
人而分。

又批

天生一闢氣運有出之入。其出身必異。古今皆然。又  
不止雷震子一人。共雷震子生之於古墓中。此所以  
為更異。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

詩曰

君虐臣奸國事非。

如何信口泄天機。

若非丹陛忠心諫。

已見藁街血色飛。

姜里七年沾化雨。

伏羲八卦闡精微。

從來世運歸明主。

漫道岐山日正輝。

話說西伯侯姬昌見天子不看姜桓楚的本竟。平白將桓  
楚拿出午門碎醢其尸。心大驚。知天子甚是無道。三人  
俯伏稱臣。奏曰。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陛下不看  
臣等本章。即殺大臣。是謂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



絕矣。乞陛下垂聽。亞相比干將姬昌等本展開紂王只得  
看本。

具疏臣鄂崇禹姬昌崇侯虎等奏爲正國正法。退佞除  
奸。洗明沉寃。以匡不替。復立三綱。內勦狐媚。事臣等聞  
聖王治天下。務勤實政。不事臺榭陂池。親賢遠奸。不馳  
務於遊畋。不沉湎于酒。淫荒于色。惟敬修天命。所以天  
府三事允治。以故堯舜不下階。垂拱而天下太平。萬民  
樂業。今陛下承嗣大統以來。未聞美政。日事怠荒。信讒  
遠賢。沉湎酒色。姜后賢而有禮。並無失德。竟遭慘刑。妲  
己穢汚宮中。反寃能以重位。屈斬太史。有失司天之內監。

輕醢大臣。而廢國家之股肱。造炮烙。阻忠諫之口。聽讒  
言。殺子無慈。臣等願陛下貶費仲尤渾。惟君子是親。斬  
妲己。整肅宮闈。庶幾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  
知所終矣。臣等不避斧鉞。冒死上言。懇乞天顏。納臣直  
諫。速賜施行。天下幸甚。萬民幸甚。臣不勝戰慄待命之  
至。謹具疏以聞。

紂王看罷大怒。扯碎表章。拍案大呼。將此等逆臣梟首回  
旨。武士一齊動手。把三位大臣綁出午門。紂王命魯雄監  
斬。速發行刑旨。只見右班中有中諫大夫費仲尤渾出班  
俯伏奏曰。臣有短章。冒賣天聽。王曰。二卿有何奏章。臣啟



陞下。四臣有罪。觸犯天顏。罪在不赦。但姜桓楚有弑君之惡。鄂崇禹有叱主之愆。姬昌利口侮君。崇侯虎隨衆誣謗。據臣公議。崇侯虎素懷忠直。出力報國。造摘星樓。瀝胆披肝。起壽仙宮。夙夜盡瘁。曾竭力公家。分毫無過。崇侯虎不過隨聲附和。實非本心。若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是有功而與無功同也。人心未必肯服。愿陛下赦侯虎毫末之生。以後將功贖今日之罪。紂王見費尤二臣諫救崇侯虎。蓋爲費尤二人乃紂王之寵臣。言聽計從。無語不入。王曰。據二卿之言。昔崇侯虎既有功于社稷。朕當不負前勞。叫奉御官傳旨。特赦崇侯虎二人。謝恩歸班。旨意傳出。單赦崇

侯虎。殿東頭惱了武成王黃飛虎。執笏出班。有亞相比干。併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伯夷。叔齊。七人同出班俯伏。比干奏曰。臣啟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股肱。姜桓楚威鎮東魯。數有戰功。若言弑君。一無可証。安得加以極刑。况姬昌忠心不二。爲國爲民。實邦家之福。臣道合天地。德配陰陽。仁結諸侯。義施文武。禮治邦家。智服反叛。信達軍民。紀綱肅清。政事嚴整。臣賢君正。子孝父慈。兄弟恭君。臣一心不肆干戈。不行殺伐。行人讓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方瞻仰。稱爲西方聖人。鄂崇禹身任一方重寄。日夜勤勞。王家使一方無警。皆是有功社稷之臣。乞陛下。一併憐而



赦之。羣臣不勝感激之至。王曰。姜桓楚謀逆。鄂崇禹。姬昌。簧口鼓惑。妄言詆君。俱罪在不赦。諸臣安得妄保。黃飛虎。奏曰。姜桓楚。鄂崇禹。皆名重大臣。素無過舉。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數。皆國家樑棟之才。今一旦無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三路諸侯。俱帶甲數十萬精兵。猛將不謂無人。倘其臣民知其君死。非其罪。又何忍其君。遭此無辜。倘或機心一騁。恐兵戈擾攘。四方黎庶。倒懸。况聞太師遠征北海。今又內起禍胎。國祚何安。愿陛下憐而赦之。國家幸甚。紂王聞奏。又見七王力諫。乃曰。姬昌朕亦素聞忠良。但不該隨聲附和。本宜重處。姑看諸卿所奏。赦免。但恐他日歸國有變。卿等不得辭其責矣。姜桓楚。鄂崇禹。謀逆不赦。速正典刑。諸卿再毋得瀆奏。旨意傳出。赦免。姬臣天子命奉御官。速催行刑。將姜桓楚。鄂崇禹。以正國法。只見左班中有上大夫膠鬲。楊任等六位大臣。進禮稱。臣臣有奏章。可安天下。紂王曰。卿等又有何奏章。楊任奏曰。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七王為國為賢者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稱首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無失德。謀逆無証。豈得妄坐。崇禹性剛無屈。直諫聖聰。無虛無謬。臣聞君明則臣直。直諫君過者。忠臣也。訶諛逢君者。佞臣也。臣等日觀國事艱難。不得不繁言瀆奏。願陛下憐二臣無辜。赦還。



本國清平各地。使君臣喜樂于堯天。萬性謳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寬洪大度。納諫如流。始終不負。臣子爲國爲民之本心耳。臣等不勝感激之至。王怒曰。亂臣造逆。惡黨箕舌。桓楚弑君。醢尸不足以盡其辜。崇禹謫君。梟首正當其罪。衆卿強諫。朋比欺君。汚讖法紀。如再阻言者。卽與二逆臣同罪。隨傳旨。速正典刑。楊任等見天子怒色。莫敢誰何。也是合該二臣命絕。旨意出。鄂崇禹梟首。姜桓楚將巨釘釘其手足。亂刀碎剝。名曰醢尸。監斬官魯雄回旨。紂王駕回宮闕。姬昌拜謝七位殿下。泣而訴曰。姜桓楚無辜慘死。鄂崇禹忠諫喪身。東南兩地。自此無寧日矣。衆人俱各慘

然淚下曰。且將二侯收尸。埋葬淺土。以俟事定。再作區處。有詩爲証。

詩曰。

忠告徒勞諫諍名。

逆鱗難犯莫輕撻。

醢尸桓楚身遭慘。

服甸崇禹命已傾。

兩國君臣空望眼。

七年姜里屈孤貞。

上天有意傾人國。

致使紛紛禍亂生。

且不題二侯家將。星夜迷回。報與二侯之子去了。且說紂

王次日昇顯慶殿。有亞相比干具奏收二臣之尸。放姬昌

歸國。天子准奏。比干領旨出朝。傍有費仲諫曰。姬昌外若



忠誠內懷奸詐。以利口而惑衆臣。面是心非。終非良善。恐放姬昌歸國。反構東魯。魯姜文煥。南都鄂順。興兵擾亂天下。軍有持戈之苦。將有披甲之艱。百姓驚慌。都城擾攘。誠所謂縱龍入海。放虎歸山。必生後悔。王曰。詔赦已出。衆臣皆知。豈有出乎反乎之理。費仲奏曰。臣有一計。可除姬昌。王曰。計將何出。費仲對曰。既赦姬昌。必拜闕方歸故土。百官也要與姬昌餞行。臣去探其虛實。若昌果有真心爲國。陛下赦之。若有欺誑。卽斬昌首。以除後患。王曰。卿言是也。且說比干出朝。逕至館驛。來看姬伯。左右通報。姬昌出門迎接。敘禮坐下。比干曰。不才今日便殿見駕。奏王爲收二侯

之尸。釋君侯歸國。姬昌拜謝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報再造之恩。比干復前執手。低言曰。國內已無綱紀。今無故而殺大臣。皆非吉兆。賢侯明日拜闕。急宜早行。遲則恐奸佞忌刻。又生他變。至囑至囑。姬昌欠身謝曰。丞相之言。真爲金石盛德。豈敢有忘。次日早臨午門。望闕拜辭。謝恩。姬昌隨帶家將。竟出西門。未到十里長亭。百官欽敬。武成王黃飛虎。微子箕子。比干等。俱在此伺候多時。姬昌下馬。黃飛虎與微子慰勞曰。今日賢侯歸國。不才等具有水酒一杯。一來爲君侯榮餞。尚有一言奉賣。昌曰。愿聞。微子曰。雖然天子有負賢侯。望乞念先君之德。不可有失臣節。妾



生異端。則不才輩幸甚。萬民幸甚。姬頓首謝曰。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昌雖沒齒。不能報天子之德。豈敢有他異哉。百官執杯把盞。姬伯量大有百杯之飲。正所謂知已到來。言不盡。彼此更覺綢繆。一時便不能捨。正歡飲之間。只見費仲尤渾乘馬而來。自具酒席。也來與姬伯餞別。百官一見費尤二人至。便有幾分不悅。個個抽身。姬昌謝曰。二位大夫。昌有何能。荷蒙遠餞。費仲曰。聞賢侯榮歸。卑職特來餞別。有事來遲。望乞恕罪。姬昌乃仁德君子。待人心實。那有虛意。一見二人懷慟。便自喜悅。然百官畏此二人。俱先散了。只他三人把盞酒過數巡。費尤二人曰。

取大盃來。二人滿斟一盃。奉與姬伯。姬伯接酒。欠身謝曰。多承大德。何日啣環。一飲而盡。姬伯量大。不覺連飲數盃。費仲曰。請問賢侯。仲常聞賢侯能演先天數。其應果否。無差。姬昌答曰。陰陽之理。自有定數。豈得無準。但人能反此。以作善。趨避之。亦能逃越。仲復問曰。若當今天子所為。皆錯亂。不識將來究竟。可預聞乎。此時姬伯酒已半斟。却忘記此二人來意。一聽得問。天子休咎。便蹙額欲歎。歎曰。國家氣數黯然。只此一傳而絕。不能善其終。今天子所為如此。是速其敗也。臣子安忍言之哉。姬伯歎畢。不覺凄然。仲又問曰。其數應在何年。姬伯曰。不過四七年間。戊午歲中。



甲子而已。費尤二人。俱咨嗟長嘆。復以酒酬西伯。少頃二人又問曰。不才二人亦求賢侯一數。看我等終身何如。姬伯原是賢人君子。那知虛偽。卽袖演一數。便沉吟良久曰。此數甚奇。甚怪。費尤二人笑問曰。如何。不才二人數內有甚奇怪。昌曰。人之死生。雖有定數。或癱瘓。或百般雜証。或五刑水火。繩縊跌撲。非命而已。不似二位大夫。死得蹊蹊蹊蹊。古古怪怪。費尤二人笑問曰。必竟如何。死于何地。昌曰。將來不知何故。被雪水滄身。凍在冰內。而絕。後來姜子牙冰凍岐山。拿魯雄提此二人。祭封神臺。此是後事。表過不題。二人聽罷。含笑曰。生有時辰。死有地也。自由他。

人復又暢飲。費尤二人乃乘機誘之曰。不知賢侯平日可曾演得自己究竟如何。昌曰。這平昔我也曾演過。費仲曰。賢侯禍福何如。昌曰。不才還討得個善終正寢。費尤二人復虛言慶慰曰。賢侯自是福壽雙全。西伯謙謝三人。又飲數盃。費尤二人曰。不才朝中有事。不敢久羈。賢侯前途保重。各人分別。費尤二人在馬上罵曰。這老畜生。自己死在目前。反言善終正寢。我等反寒冰凍死。分明罵我等這樣可惡。正言語間。已至午門下馬。便殿朝見天子。王問曰。姬昌可曾說甚麼。二臣奏曰。姬昌怨妄亂言辱君。罪在大不敬。紂王大怒曰。這匹夫朕赦汝歸國。到不感德。反行侮辱。



可惡。他以何言辱朕。二人復奏曰：他曾演數言國家只此一傳而絕。所延不過四七之年。又道陛下不能善終。紂王怒罵曰：你不問這老匹夫死得如何。費仲曰：臣二人也問他。他道善終正寢。大抵姬昌乃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卽他之死生出於陛下。尚然不知。還自己說善終。這不是自家哄自家。卽臣二人叫他演數。他言臣二人凍死水中。只臣莫說托陛下福蔭。卽係小民也無凍死水中之理。卽此皆係荒唐之說。虛謬之言。惑世誣民。莫此爲甚。陛下速賜施行。王曰：傳朕旨命晁田趕去拿來。卽時梟首。號令都城。以爲戒。晁田曰：臣自追趕不表。且說姬昌上馬自覺酒後失

言。忙令家將速離此間。恐後有變。衆皆催動。迤邐而行。姬伯在馬上自思：吾演數中七年災速。爲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間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來。正遲疑間。只見一騎如飛趕來。及到面前。乃是晁田。大呼曰：姬伯。天子有旨請回。姬伯回答曰：晁將軍。我已知道了。姬伯乃對衆家將曰：吾今災至難逃。你們速回。我七載後自然平安歸國。着伯邑考上順母命。下和弟兄。不可更西岐規矩。再無他說。你們去罷。衆人洒淚回西岐去了。昌同晁田回朝歌。來有詩曰：

十里長亭餞酒卮。

只因直語欠委蛇。



若非天數羈姜里

焉得姬侯讚伏羲

話說姬昌同晁田往午門來。就有報馬飛報黃飛虎。飛虎大驚。沉思爲何去而復返。莫非費尤兩個奸逆。坐害姬昌。令周紀快請各位老殿。下速至午門。周紀去請黃飛虎。隨上坐騎急急來到午門。時姬昌已在午門候旨。飛虎忪問曰。賢侯去而復返者何也。昌曰。聖上召回不知何事。却說晁田見駕回旨。紂王大怒。叫速召姬昌。姬昌至丹墀。俯伏奏曰。荷蒙聖恩。釋臣歸國。今復召臣回。不知聖意何故。王大罵曰。老匹夫。釋你歸國。不思報效君恩。而反侮辱天子。尚有何說。姬昌奏曰。臣雖至愚。上知有天下。知有地。中知

有君。生身知有父母。訓教知有師長。天地君親師五字。臣時刻不敢有忘。怎敢侮辱陛下。甘冒萬死。王怒曰。你還在此巧言強辯。你演甚麼先天數。辱罵朕躬。罪在不赦。昌奏曰。先天神農伏羲演成八卦。定人事之吉凶。休咎。非臣故捏。臣不過據數而言。豈敢妄議是非。王曰。你試演朕一數。看天下如何。昌奏曰。前演陛下之數。不吉。故對費仲尤渾二大夫言。卽曰不吉。併未曾言甚麼是非。臣安敢妄議。紂王立身大呼曰。你道朕不能善終。你自誇壽終正寢。非侮君而何。此正是妖言惑衆。以後必爲禍亂。朕先教你先天數不驗。不能善終。傳旨將姬昌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



左右纔待上前只見殿外有人大呼曰陛下姬昌不可斬。臣等有諫章紂王急視見黃飛虎微子等七位大臣進殿俯伏奏曰陛下天赦姬昌還國臣民仰德如山且昌先天數乃是伏羲先聖所演非姬昌捏造若是不準亦是據數推詳若是果準姬昌亦是直言君子不是狡詐小人陛下亦可赦其小過王曰騁自己之妖術謗主君以不堪豈得赦其無罪比干奏曰臣等非爲姬昌寔爲國也今陛下斬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姬昌素有令名爲諸侯瞻仰軍民欽服且昌先天數據理直推非是妄捏如果聖上不信可命姬昌演日下凶吉如准可赦姬昌如不准卽坐以捏

造妖言之罪紂王見大臣方諫只得准奏命姬昌演日下吉凶昌取金錢一幌大驚曰陛下明日太廟火災速將宗社神主請開恐毀社稷根本王曰數演下日應在何時昌曰應在午時王曰旣如此且將姬昌發下囹圄以候明日之驗衆官同出午門姬伯感謝七位殿下黃飛虎曰賢侯明日顛危必須斟酌姬昌曰且看天數如何衆官散罷不題且言紂王謂費仲曰姬昌言明日太廟火災若應其言如之奈何尤渾奏曰傳旨明日令看守太廟宮官仔細防閑亦不必焚香其火從何而至王曰此言極善天子回宮費尤二人也出朝不表且言次日武成王黃飛虎約七位



殿下俱在王府候午時火災之事。命陰陽官報時刻。陰陽官報稟上衆老爺。正當午時了。衆官不見太廟火起。正在驚慌之際。只聽半空中霹靂一聲。山河振動。忽見陰陽官來報。稟上衆老爺。太廟火起。比干嘆曰。太廟災異。成湯天下。必不久矣。衆人齊出王府看火。好火。但見此火本原生於石內。其實有威有雄。坐居離地東南位。勢轉丹砂九鼎中。此火乃燧人氏出世。刻木鑽金。旋坤轉乾。八卦內只他有威。五行中獨他無情。朝生東南。照萬物之光輝。暮落西北。爲一世之混沌。火起處滑刺刺。閃電飛騰。烟發時黑沉沉。遮天蔽日。看高低有百丈雷。

聲聽遠近。發三千火砲。黑烟鋪地。百忙裡走萬道金蛇。紅焰冲空。霎時間有千團火塊。狂風助力。金釘硃戶一時休。惡火飛來。碧瓦雕簷。撚指過。火起千條。焰星洒滿天。紅都城齊吶喊。轟動萬民驚。

數演先天莫浪猜。成湯宗廟盡成灰。  
老天已定興衰事。筭不由人在自謀。

話說紂王在龍德殿正聚文武商議時。只見奉御官來奏。果然午時太廟火起。只嚇得天子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兩個奸臣肝膽盡裂。姬昌真聖人也。紂王曰。姬昌之數。今果有應驗。大夫如何處之。費尤二臣奏曰。雖然姬昌之數。偶



主和漢書  
三  
驗適逢其時。豈得驟赦歸國。陛下恐衆大臣有所諫阻。只赦放姬昌。須如此如此。天下可安。強臣無慮。此四海生民之福也。王曰。卿言甚善。言未畢。微子比干。黃飛虎等朝見畢。比干奏曰。今日太廟火災。姬昌之數果驗。望陛下赦昌。直言之罪。王曰。昌數果應。赦其死罪。不赦歸國。暫居羑里。待後國事安寧。方許歸國。比干等謝恩而出。俱至午門。比干對昌言曰。爲賢侯特奏天子。准赦死罪。不赦還國。暫居羑里。月餘。賢侯且自寧耐。俟天子轉日回天。自然榮歸故地。姬昌頓首謝曰。今日天子禁昌羑里。何處不是浩蕩之恩。怎敢有違。飛虎又曰。賢侯不過暫居月餘。不才等逢機

構會。自然與賢侯力爲挽回。斷不令賢侯久羈此地耳。姬

昌謝過衆人。隨在午門望闕謝恩。卽同押送官往羑里來。羑里軍民父老。捧羊担酒。擁道跪迎。父老言曰。羑里今得聖人一顧。萬物生光。懽聲雜地。鼓樂驚天。迎進城廓。押送官嘆曰。聖人心同日月。普照四方。今日觀百姓迎接姬伯。非伯之罪可知。姬昌進了府宅。押送官往都城回音。不表。且言姬昌一至羑里。教化大行。軍民樂業。閑居無事。把伏羲八卦。反復推明。變成六十四卦。中分三百六十爻象。守分安居。全無怨主之心。後人有詩贊曰。

七載艱難羑里城。卦爻一一變分明。



玄機叅透先天秘

萬古雷傳大聖名

話表紂王囚禁大臣全無忌憚。一日報到元戎府黃飛虎看報見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四十萬人馬。取遊魂關。又反了南伯侯鄂順領人馬二十萬取三山關。天下已反了四百鎮諸侯。黃飛虎嘆曰。二鎮兵起。天下慌慌。生民何日得安。忙發令箭。今將緊守關隘。此話不表。且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因神仙一千五百年犯了殺戒。乃年積月累。天下大亂一場。然後復定。一則姜子牙該斬將封神。成湯天下該滅。周室將興。因此玉虛宮住講道教太乙真人。閑坐洞中。只聽崑崙山玉虛宮白鶴童子持玉扎到山。

太乙真人接玉扎。望玉虛宮拜罷。白鶴童子曰。姜子牙不久下山。請師叔把靈珠子送下山去。太乙真人曰。我已知道了。白鶴童子回去。不表太乙真人送這一位老爺下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紂王無故殺戮大臣。禁囚賢聖。其與為君之道已絕。故不久國破身亾。為天下戮也。宜矣。

又批

必竟文王也是多事的。倘與問數時。只含糊應之。此一番事。不是也。逃越過了。古云。惟口出好與戎。又曰。



其默足以容文王尚欠保身之術。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詩曰

金光洞里一奇珍。

降落塵寰輔至仁。

周室已生佳氣色。

紂家應自減精神。

從來泰運多樑棟。

自古昌期有劫燐。

戊午時中逢甲子。

慢嗟朝野盡沉淪。

話說陳塘關有一總兵官姓李名靖自幼訪道修真拜至崑崙度厄真人爲師學成五行遁術因仙道難成故遣下山轉佐紂王官居總兵享受人間之富貴元配殷氏生有二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殷夫人後又懷孕在身以及三



年零六箇月尚不生產。李靖時常心下憂疑。一日指夫人之腹言曰。孕懷三載有餘。尚不降生。非妖即怪。夫人亦煩惱曰。此孕定非吉兆。教我日夜憂心。李靖聽說。心下甚是不樂。當晚夜至三更。夫人睡得正濃。夢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身着道服。逕進香房。夫人叱曰。這道人甚不知理。此乃內室。如何逕進。着實可惡。道人曰。夫人快接麟兒。夫人未及荅。只見道人將一物往夫人懷中一送。夫人猛然驚醒。駭出一身冷汗。忙喚醒李總兵曰。適纔夢中如此如此。說了一遍。言未畢時。殷夫人已覺腹中疼痛。靖急起來。至前廳坐下。暗想懷身三年零六箇月。今夜如此。莫非降下。

凶尚未可知。正思慮間。只見兩個侍兒慌忙前來。啟者。夫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李靖聽說。急忙來至香房。十二寶劍。只見房裡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肉裘滴溜。四轉如輪。李靖大驚。望肉裘上一劍砍去。劃然有聲。分開肉裘。跳出一個小孩兒來。滿地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着一塊紅綾。金光射目。這位神聖下世。出在陳塘關。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靈珠子化身。金鐲是乾坤圈。紅綾名曰混天綾。此物乃是乾元山鎮金光洞之寶。表過不題。只見李靖砍開內裘。見一孩兒滿地上跑。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爲妖。



怪壞他性命。乃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各各憂喜。却說次日有許多屬官。俱來賀喜。李靖剛發放完畢。中軍官來稟啟老爺。外面有一道人求見。李靖原是道門。怎敢忘本。忙道請來。軍政官急請道人。道人逕上大廳。朝上對李靖曰。將軍貧道稽首了。李靖忙答禮畢。尊道人上坐。道人不謙。便就坐下。李靖曰。老師何處名山。甚麼洞府。今到此。關有何見諭。道人曰。貧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聞得將軍生了公子。特來賀喜。借令公子。一看不知尊意如何。李靖聞道人之言。隨喚侍兒抱將出來。侍兒將公子抱將出來。道人接在手。看了一看。問曰。此子落在那個

時辰。李靖答曰。生在丑時。道人曰。不好。李靖問曰。此子莫非養不得麼。道人曰。非也。此子生于丑時。正犯了一千七百殺戒。又問此子可與起名否。李靖答曰。不曾。道人曰。待貧道與他起個名。就與貧道做個徒弟。何如。李靖答曰。愿拜道者為師。道人曰。將軍有幾位公子。李靖答曰。不才有三子。長曰金吒。拜五龍山云宵洞文殊廣法天尊為師。次曰木吒。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為師。老師既要此子為門下。但憑起一名諱。道人曰。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李靖謝曰。多承厚德命名。感謝不盡。喚左右看齋。道人乃辭曰。這個不必。貧道有事。即便回山。着實



固辭李靖只得送道人出府。那道人不別過，逕自去了。話說李靖在關上無事，忽聞報犬下反了，四百諸侯，忙傳令出把守關隘，操演三軍訓練士卒，謹提防野馬嶺要地。烏飛兔走，瞬息光陰，暑往寒來，不覺七載。哪吒年方七歲，身長六尺，時逢五月天氣炎熱，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反了，在遊龜關大戰竇融，因此每日操練三軍教練士卒，不表。且說三公子哪吒見天氣暑熱，心下煩燥，來見母親，參見畢，站立一傍，對母親曰：孩兒不安出關外閑翫一會，稟過母親方敢前去。殷夫人愛子之心重，便叫我兒你既要去關外，不可會頑，快去快來，恐怕你

爹爹操練回來，哪吒應道：孩兒曉得，哪吒同家將出得關來，正是五月天氣，也就着實炎熱，但見

太陽真火煉塵埃

綠柳嬌禾欲化灰

行旅畏威慵舉步

佳人怕熱懶登臺

涼亭有暑如烟燎

水閣無風似火埋

慢道荷香來出院

輕雷細雨始開懷

話說哪吒同家將出關約行一里之餘，天熱難行，哪吒走得汗流滿面，乃叫家將看前面樹陰之下，可好納涼。家將來到綠柳陰中，只見煙風蕩蕩，煩襟盡解，急忙走回來，對哪吒報曰：稟公子，前面柳陰之內，甚是清涼，可以避暑。哪



吒聽說不覺大喜便走進林內解開衣帶舒放襟懷甚是快樂。猛忽的見那壁廂清波滾滾綠水滔滔。真是兩岸垂楊風習習。崖傍亂石水潺潺。哪吒立起身來走到河邊。叫家將我方纔走出閤來熱極了一身是汗。如今且在石上洗一個澡。家將曰公子仔細只怕老爺回來。可早些回去。哪吒曰不妨脫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蘸水洗澡。不知這河是九灣河。乃東海口上。哪吒將此寶放在水中。把水俱映紅了。擺一擺江河晃動。搖一搖乾坤動撼。那哪吒洗澡不覺那水晶宮已晃的亂响。不說那哪吒洗澡。且說東海敖光在水晶宮坐。只聽得宮闕震响。

敖光忙喚左右問曰。地不該震為何宮殿晃搖。傳與巡海夜叉李艮看海口。是何物作怪。夜叉來到九灣河一望。見水俱是紅的。光華燦爛。只見一小兒將紅羅帕蘸水洗澡。夜叉分水大叫曰。那孩子將甚麼作怪東西。把河水映紅。宮殿搖動。哪吒回頭一看。看見水底一物。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手持大斧。哪吒曰。你那畜生是個甚東西也。說話夜叉大怒。吾奉主公點差巡海夜叉。怎罵我是畜生。分水一躍跳上岸來。望哪吒頂上一斧劈來。哪吒正赤身站立。見夜叉來得勇猛。將身躲過。把右手套的乾坤圈望空中一舉。此寶原係崑崙山玉虛宮所賜。太乙真人鎮金



光洞之物。夜叉那裏經得起。那寶打將下來。正落在夜叉頭上。只打的腦漿迸流。卽死於岸上。哪吒笑曰。把我的乾坤圈都污了。復到石上坐下洗。那圈子水晶宮如何經得起。此二寶震撼顯些兒。把宮殿俱愧倒了。敖光曰。夜叉去探事未回。怎的這等凶惡。正說話間。只見龍兵來報。夜叉李艮被一孩童打死在陸地。特啟龍君知道。敖光大驚。李艮乃靈霄殿御筆點差的。誰敢打死。敖光傳令。點龍兵待吾親去看。是何人。話未了。只見龍王三太子敖丙出來。口稱父王爲何大怒。敖光將李艮打死的事說了一遍。三太子曰。父王請安。孩兒出去拿來。便是。忙調龍兵上了通水

獸提畫杆戟。逕出水晶宮來。分開水勢。浪如山倒。波濤橫生。平地水長數尺。哪吒起身看着水。言曰。好大水。好大水。只見波浪中現一水獸。獸上坐一人。全裝服色。持戟驍雄。大叫曰。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李艮。哪吒曰。是我。敖丙一見問曰。你是誰人。哪吒答曰。我乃陳塘關李靖第三子。哪吒是也。俺父親鎮守此間。乃一鎮之主。我在此避暑洗澡。與他無干。他來罵我。我打死了他。也無妨。三太子敖丙大驚曰。好潑賊。夜叉李艮乃天王點差。你敢大胆將他打死。尚敢撒潑亂言。太子將畫戟便刺來取哪吒。哪吒手無寸鐵。把手一低。攢將過去。少待動手。你是何人。通個姓名。



我有道裡。敖丙曰：孤乃東海龍君三太子敖丙是也。哪吒  
咲曰：你原來是敖光之子。你妄自尊大，若惱了我，連你那  
老泥鰍都拿出來把皮也剝了他的。三太子大叫一聲氣  
殺我好潑賊。這等無禮。又一戟刺來。哪吒急了，把七尺混  
天綾望空一展，似火塊千團，往下一裹，將三太子裹下。遍  
水獸來。哪吒搶一步趕上去，一腳踏住敖丙的頸項，提起  
乾坤圈照頂門一下，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是一條龍。在  
地上挺直。哪吒曰：打出這小龍的本像來了也罷。把他的  
筋抽去做一條龍筋，絲與俺父親束甲。哪吒把三太子的  
筋抽了，逕帶進關來。把家將嚇得渾身骨軟筋酥，腿漫難

行。按到帥府門前。哪吒來見殷夫人。夫人曰：我見你在那  
裡耍子，便去這半日。哪吒曰：關外閉行，不覺來遲。哪吒說  
罷，往後園去了。且說李靖操演回來，發放左右自卸衣甲，  
坐於後堂憂思。紂王失政，逼反天下四百諸侯，日見生民  
塗炭。正在那裡煩惱，且說敖光在水晶宮，只聽得龍兵來  
報說：陳塘關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連筋都抽去  
了。敖光聽報大驚，曰：吾兒乃興雲步雨，滋生萬物，正神。怎  
說打死了李靖。你在西崑崙學道，吾與你也有二拜之交。  
你敢縱子爲非，將我兒子打死。這也是百世之冤。怎敢又  
將我兒子筋都抽了。言之痛心切骨。敖光大怒，恨不能卽



與其子報仇。隨化一秀士。逕往陳塘關來。至于帥府對門。官曰。你與我傳報。有故人敖光拜訪。軍政官進內廳。稟曰。啟老爺外有故人敖光拜訪。李靖曰。吾兄一別多年。今日相逢。真是天幸。忙整衣來迎。敖光至大廳。施禮坐下。李靖見敖光一臉怒色。方欲動問。只見敖光曰。李賢弟。你生動好兒子。李靖咲答曰。長兄多年未會。今日奇逢。真是天幸。何故突發此言。若論小弟。止有三子。長因金吒。次日木吒。三日哪吒。俱拜名山道德之士為師。雖不見好。亦不是無賴之輩。長兄莫要錯目。敖光曰。賢弟。你錯見了。我豈錯認你的兒子。在九灣河洗澡。不知用何法術。將我水缸宮裏

乎震倒。我差夜叉來看。便將我夜叉打死。我第三子來看。又將我三太子打死。還把他筋都抽了來。敖光說至此。不覺心酸。勃然大怒曰。你還說不曉事。護短的話。李靖忙陪咲答曰。不是我家兄錯怪了我。我長子在九龍山學藝。二子在九宮山學藝。三子七歲。大門不出。從何處做出這等大事來。敖光曰。便是你第三子哪吒打的。李靖曰。真是異事。非常長兄不必性急。待我教他出來。你看。李靖往後堂來。殷夫人問曰。何人在廳上。李靖曰。故友敖光。不知何人打死他三太子。說是哪吒打的。如今叫他出去。與他認。哪吒今在那裡。殷夫人自思。只今日出門。如何做出這等事。



來不敢回言。只說在後園裏面。李靖逕進後園來。叫哪吒在那裡。叫了半個時辰不應。李靖逕走到海棠軒來。見門又關住。李靖在門口大叫。哪吒在裡面。聽見忙開門來。見父親李靖便問我兒。你在此作何事。哪吒對曰。孩兒今日無事出關。至九灣河頑耍。偶因炎熱下水洗個澡。耐耐有一夜。又李艮孩兒又不惹他。他百般罵我。還拿斧來劈我。是孩兒一圈打死了。不知又有個甚麼三太子。教做敖丙。持畫戟刺我。被我把混天綾裹他上岸。一腳踏住頸項。也是一圈不意打出一條龍來。孩兒想龍筋最貴氣。因此上抽了他的筋來。在此打一條龍筋。與父親束甲。就把李

靖只嚇得張口如痴。結舌不語。半晌大叫曰。好冤家。你惹下無涯之禍。你快出去見你伯父。自回他話。哪吒曰。父王放心。不知者不坐罪。筋又不曾動他的。他要元物在此。待孩兒見他去。哪吒急走來至大廳上。前施禮。口稱伯父。小侄不知一時失錯。望伯父恕罪。元筋交付明白。分毫未動。敖光見物傷情。對李靖曰。你生出這等惡子。你適纔還說我錯了。今他自己供認。只你意上可過的去。况吾子者。正神也。夜叉李艮亦係御筆點差。豈得你父子無故擅行打死我。明日奏上玉帝。問你的師父。要你敖光逕揚長去了。李靖頓足放聲大哭。這禍不小。夫人聽見前庭悲哭。忙同



左右侍兒侍兒回報曰今日三公子因遊玩打死龍王三太子適纔龍王與老爺折辨明日要奏准天庭不知老爺爲何啼哭夫人着忙急至前庭來看李靖李靖見夫人來忙止淚恨曰我李靖求仙未成誰知你生下這樣好兒子惹此滅門之禍龍王乃施雨正神他妄行殺害明日玉帝准奏施行我和你多則兩日少則兩朝俱爲刀下之鬼說罷又哭情甚慘切夫人亦泪如雨下指哪吒而言曰我懷你三年零六個月方纔生你不知受了多少苦辛誰知你是滅門絕戶之禍根也哪吒見父母哭泣立身不安雙膝跪下言曰爹爹母親孩兒今日說了罷我不是凡夫俗子

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此寶皆係師父所賜料敖光怎的不得我我如今往乾元山上問我師尊必有主意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豈敢連累父母哪吒出了府門抓一把土望空一洒寂然無影此是生來根本借土遁往乾元山來有詩爲証

詩曰

乾元山上叩吾生

訴說敖光東海情

寶德門前施法力

方知仙術不虛名

話說哪吒借土遁來至乾元山金光洞候師法旨金霞童見忙啟師父師兄候法旨太乙真人曰着他進來金霞童



子至洞門對。哪吒曰。師父命你進去。哪吒至碧遊床。倒身下拜。真人問曰。你不在陳塘關。到此有何話說。哪吒曰。啟老師。蒙恩降生。陳塘今已七年。昨日偶到九灣河洗澡。不意敖光子。敖丙將惡語傷人。弟子一時怒發。將他傷了性命。今敖光欲奏天庭。父母驚慌。弟子心甚不安。無門可救。只得上山懇求老師。赦弟子無知之罪。望祈垂救。真人自思曰。雖然哪吒無知。誤傷敖丙。這是天數。今敖光雖是龍中之王。只是步雨興雲。然上天垂象。豈得推爲不知。以此一小事。干竇天庭。真是不諳事體。忙叫哪吒過來。你把衣裳解開。真人以手指在。哪吒前胸畫了一道符錄。分付哪

吒。你到寶德門。如此如此。事完後。你回到陳塘關。與你父母說。若有事。還有師父。決不干碍。父母你去罷。哪吒離了乾元山。逕往寶德門來。正是天宮異景。非凡像。紫霧紅雲。翠碧空。但見上天大不相同。

初登上界。乍見天堂。金光萬道。吐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寶鼎粧成。兩邊有四根大柱。柱上盤繞的。是興雲步霧赤鬚龍。正中有二座玉橋。橋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頂鳳。明霞燦爛映天光。碧霧朦朧遮斗日。天上有三十三座仙宮。遺雲宮。毘沙宮。紫霄宮。太陽宮。太陰宮。化樂宮。一宮宮。



春吞金獬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聚仙殿、傳奏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合、祿星合、福星合。台下有千千年不卸奇花、煉丹爐、八卦爐、水火爐。爐中有萬萬載常青的綉草。朝聖殿中絳紗衣、金霞燦爛。形廷塔下芙蓉冠、金碧輝煌、靈霄寶殿、金釘攢玉戶、積聖樓前彩鳳舞、珠門伏道迴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四簇層層龍鳳翱翔。上面有紫巍巍、明幌幌、圓丟丟、光灼灼、亮錚錚的葫蘆頂。左右是緊簇簇、密層層、響叮叮、滴溜溜、明朗朗的玉佩聲。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天上如他件件稀。金闕銀鸞並紫府，奇花異草暨瑤天。

朝王玉兔壇邊過。參聖金烏着底飛。若人有福來天境，不墮人間免污泥。

哪吒到了寶德門來的尚早，不見敖光。又見天宮各門未開，哪吒站立在聚仙門下。不多時，只見敖光朝服叮噹，逕至南天門，只見南天門未開。敖光曰：來早了。黃金力士還不會至，不免在此間等候。哪吒看見敖光，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是太乙真人，在他前心書了符籙，名曰隱身符。故此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看見敖光，在此等候，心中大怒。撇開大步，提起手中乾坤圈，把敖光後心一圈，打了個餓虎撲食，跌倒在地。哪吒趕上去，一腳踏住後心，不知敖光



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哪吒在九灣河洗澡。原是小兒常態。夜叉原是鹵莽惡狀的。二人相見。自不是好相識。所以遭哪吒打死。只這三太子便當問一端的。此事原好結局。如何也蠻做起來亦遭毒手。還是自欠主張。

又批

那吒終是爽利漢子。自不藏頭露尾。一見敖光便自。就有許多抵賴許多婆子氣。



三十一



15